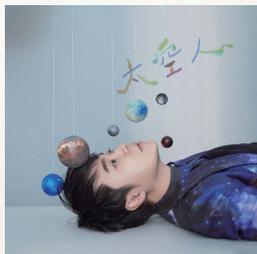


话题依然很多。这是一张深具讨论性的概念专辑，讲述的是一个被暴力侮辱的女性长大成人后复仇的故事。整张专辑在曲风上并没有制造一股沉重之气，而用一种睡房舞曲的节拍来层层推进，实在巧夺天工。

第5名：《不要怕船小》被孙大肆称之为她的青年岁月三部曲的最后一部，她继续讲了很多故事，从清晨的黑牛奶到复兴岛的夜晚，每一个故事都有着鲜活的生气，它们将一个人的青春轮廓刻画得真挚饱满。这张专辑再次证明，孙大肆绝非那种只能写出一两首动听歌曲的流量型民谣创作歌手。2020年10月“船厂1862”那场难忘的音乐会，让痴情的耳朵们听到了这颗上海滩冉冉升起的明星。

第4名：生祥乐队的《野莲出庄》是一部植物之歌，它赞美大地上每一棵坚忍生长的植物。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？一棵棵饱满润泽的菜蔬，它们从生至死的日子究竟有多长？我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对大地盘剥虐杀，但她不言不语，忍辱负重，默默结出供养我们生命的一颗颗果实。从《我庄》到《围庄》，再至《野莲出庄》，林生祥完成了一部村庄三部曲。他始终如一地书写植物生长的姿态，它们的姿态是大地的表情，其实也是我们世界的发展中流露的表情。

第3名：四年一战的桑布伊，我们终于如期等到了他的新专辑《得力量》——得力量，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力量？听桑布伊歌唱，仿佛在倾听一位部落长老在布道与祷告，这不光是因为他用的是卑南语，更因为他胸怀内始终如一的对天地的敬畏、对神灵的虔诚和对族群的关爱。



邱大立，自由撰稿人，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评委，音乐演出策划人，「我们正在音乐创作奖」创办人。



第2名：2019年的《太空人》专辑让人看到了吴青峰个人化的一种音乐视野，没想到一年之后，他又拿出了一张超水准的作品《册叶一：一与一》。它包含了上下两册，各收录8首歌。有一些是吴青峰历年给其他歌手写的歌，现在他自己重新演绎，像《费洛蒙小姐》收录在2004年的《陈建骐剧场音乐纪录9：踏青去》中，《阿兹海默》最初收录在万芳2012年的专辑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》中，《柔软》收录在张信哲2015年的专辑《还爱》中。多年以后，吴青峰将这些散落在海洋不同沟壑里的贝壳一一打捞上来，赋予它们全新的容貌。

第1名：2020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吴妍的《吴妍烂柯》。2015年2月，吴妍发表第一张专辑《一首诗如何被传唱》，五年半后，《吴妍烂柯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一直独自苦练的青年，他的吉他演奏继续稳步前进，那是一个对美洲20世纪初期蓝调音乐痴迷成瘾的吉他手才能触摸到的调性。《一首诗如何被传唱》里那些长篇大论的叙事一去不返，新专辑里的歌词更凝练，从词语到句式都是简约的，而那些画面依然立体，令大地颤抖。一把吉他，一个人声，吴妍甚至连口琴也抛弃了，煽情的玩意一个也不剩，浪不浪漫，看你怎么看。今天的吴妍已经不在意他的歌是否被传唱或如何被传唱，我知道吴妍已经穿过了大众对他音乐的认知，也越过了民谣的狭隘定义，朝着一种新诗歌的晨曦大步流星。🇨🇳